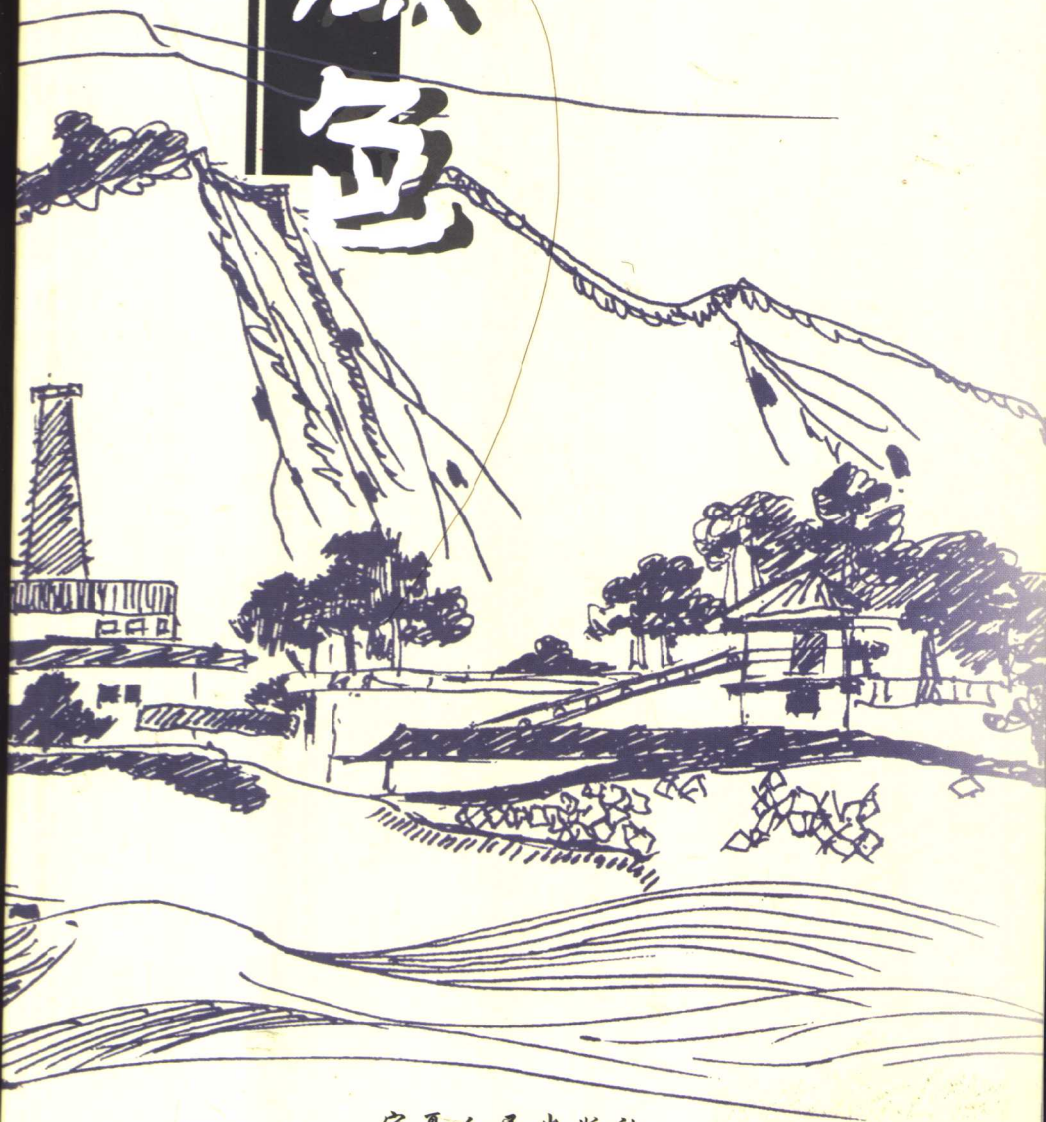


张永生

# 底色

新绿丛书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底色

张永生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底色/张永生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9  
(新绿丛书)

ISBN 7-227-02468-7

I.底… II.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7562 号

底 色

张永生

---

|      |                          |
|------|--------------------------|
| 责任编辑 | 苏吉宁                      |
| 封面设计 | 鲁海成                      |
| 责任印制 | 来学军                      |
| 出版发行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 邮购电话 | (0951)5044614            |
| 地 址  | 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             |
| 网 址  | www.nx-cb.com            |
| 电子信箱 | nrs@public.yc.nx.cn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宁夏美利科技印刷纸品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印 张  | 15.37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331 千                    |
| 版 次  |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227-02468-7/I·624 |
| 定 价  | 26.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新绿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编 李东东 张贤亮

主 编 朱昌平

副 主 编 高 伟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布鲁南 朱昌平 李秀琴 杨森林

郎万海 高 伟 高耀山 彭生选



新绿丛书

黄河憋足劲，在深山峡谷左冲右突，奔腾如野马，一路向北撞来，及至撞在如磐的红石山崖上，这才陡然地泄了劲势，掉过头，浩浩泱泱向东流去。沿河湾向下，两岸逐渐地宽阔，就有了一线狭长的平原，平原上，守着黄河谋生的人家就稠密起来。因着黄河水的恩泽，这地方古来也就有了县，有了镇，有了官人和百姓的喜怒哀乐，有了善良和罪恶，也有了人与自然的相处和抗争。河沿堡就窝落在黄河拐弯处朝下的河岸边，一线平原，一河流水，一座大山，依山傍水造就了一个密密的村庄。村庄南高北低，有巷，有街，一条路自西贯穿，路就成了街，街也就是路。官路沿河岸而去，岔开一条，通向河边，那就是码头了。村庄错落有致，一色的黄泥土屋，厚重得如同黄土山峦一般化不开颜色。炊烟在村庄上空缭绕，乌鸦在河边林中鼓噪，晨可见河上雾气氤氲，晚可望长河落日壮美；山上羊群撒雪，河中木船竞渡，更有河对岸大漠冷傲寂寥。山峦，长河，大漠，绿野，皆浓缩一处，自是一处不可多得的自然风光。河沿人自古靠几架水车车水系命，水车伫立在河滩上，朝晖里夕阳下，就孤独出几尊昂昂的身影。守着狭窄的河边田地过日子，田地养活不了疯长的河沿人，于是，不知



自何年始，河沿人就有了撑船拉纤或者上山下窑背煤，挣一分光阴的去处。靠着山，河沿人吃山吃了几辈子，没有人能说得清。河沿人靠的这座山绵延无尽，山不见俊奇，更无雄傲之姿，耸起了，宛然黄土高原涌动的浪头。站在山上，黄河闪一线儿白亮，在平原上蜷伏不动，山下一河水，山上却荒得出奇，只荒裸出石的颜色和土的颜色。河沿人在山上开过荒，种过粮，收获的却是苍凉。山空旷着，荒凉着，容颜不改，但山底下有煤，河沿人便寻准一处坡地，掘下去，有煤背煤，无煤就空扔一身血汗力气。河沿人一辈儿一辈儿地在山上掘着，掘出一个狗洞般的窟窿，神秘地通到山底下，汉子们便裸了身子，只在裆间羞处遮了，匍匐着身体，胸前搂一只筐，背上驮一只筐，把煤从神秘的洞中驮出来。有了煤，河沿人冬天炉子里就有旺旺的火，锅里也就有汪汪的油泼辣子。秋冬时节，黄河上就红火起来，河沿人撑起船，拉起纤，划上羊皮筏子，鼓荡起满河的浪花，把背下的煤运到河对岸或者河下游卖钱，那时候船老大就很威武地站在船上，一手把舵，一手叉腰，若岸上恰好有年轻女子走过，船老大看见了，就故意扯亮嗓门吆喝一串力壮的纤夫：“咋，搁劲拉呀，想把你妈的猪食槽往滩上搁哩么！”一声吆喝，那根悠儿悠儿的纤绳就绷得紧了，船呢，在河里也就走得快了，而那女子呢，便捂了嘴“咕咕”着远去，只在岸上丢下些脆笑。船老大痴痴地望着女子远去，正望出些情绪，“咣”一响，船就蹭在滩上，船老大骂一声，掂起根撑杆，倾了力将船撑向深水。水上窑下，河沿人就顺了老辈人踏开的路子，一直走着。

日月流转，时事变迁，有一天，河沿堡来了一帮电视台的人，在河滩上架起机器，对着黄河上的水车拍了三天。三天

里，有没见过这般风光的演员，放了性儿地在河滩上疯，情景如同七八岁的顽童，惹得河沿人咧开嘴远远地笑。“哎哟喂，你看别家，就是这么个拍电视呢，能笑死个人哩！你看，你快看呀！”岸头上，排一溜儿的人中，就有不甘寂寞的人手指河滩，兴奋地给人说。其实，滩上的情况都在河沿人的眼中，没有谁不明白的，却就有怕冷落了说话的人，一个声音附和过来：“就是嘛，笑死个人哩！”沾了水车的光，河沿人很是开了回眼界，以至后来逢到别的什么地方来人，就扬手一指河滩，说咱那地方还拍过电视哩，那份自豪，遮掩不住地从眉间跌落。可是没过多久，那几架古老得如同民谣的水车，在一场大风里轰然倒塌了。河沿人早已用上了抽水机浇地，对于水车的倒塌并没有觉得失去什么，有人看着一堆木头丢弃了可惜，就把散架的水车背回家当柴烧了。后来，又有电视台的人来，不见了水车，就问河沿堡的人：“水车呢？”答：“烧火了。”拍电视的人一脸疑惑，不信，说：“拍完了给钱，说吧，要多少？”河沿人还是一句话：“就是烧火了嘛。”拍电视的人一声叹息：“愚蠢啊！”走了。随着水车的倒塌，河沿堡发生了另一件事就是在黄河上空，一日突然飞起一条缆索，鸡蛋粗的钢丝绳牵住了两岸，拴一条可渡四辆大汽车的大船摆渡。有了这条大船，那些寒碜的小木船就失去作用，窝在河湾不再动弹，河水一浅，便晾在滩上，日子久了，裂的裂，烂的烂，成了小儿们的耍处。河沿人彻底断了黄河上的营生，可是，山还在，河沿人就把浑身的劲儿使在山上。

这一年初秋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黄河岸上的稻子已经绿得浓重，就是在这个日子里，河沿堡的十个汉子在野鸡梁的一个坡上掘一条煤巷。煤巷的挖掘断断续续有两个



多月了。掘这条煤巷，是河沿堡一带从古到今没有过的事。这条煤巷不同于河沿堡人挖过的任何一个煤窑，它不但能让人直着身子进出，而且巷道里还要跑斗车。钻了几辈子山窟窿，背了几辈子煤的河沿人，挖一口使机器的煤巷，着实很兴奋了一阵。

在野鸡梁掘巷的这十个汉子，都有过下窑背煤的经历。就说刘文青，身体虽然单薄了些，但在十六岁那年，就已经跟父亲下窑背煤了。也就是在那一年，刘文青眼睁睁看着父亲被塌方埋在窑里，只能嘶裂着嗓子喊“爹——呀——”，没有人能够把刘文青的父亲从死神手中抢过来。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眼皮儿一眨一个人就完了。在河沿堡，这种悲伤的事太多，说起十家有五家六家都有过亲人命丧黄泉的悲恸，可是，河沿堡人没有被死亡吓住，一辈儿接一辈儿还在走这条路。刘文青失去父亲，天并没有塌下来，十六岁的少年就担起一个家庭的担子。为了摆脱全家五口人三亩多责任地的困窘，为了一份光阴日子，刘文青也到野鸡梁挖巷来了。

刘文青背一背笕石渣，牛一样粗喘着走出巷道时，天已经晌午了。此时，坡上向阳处孤独着的那座黄泥土屋檐下吊着一截召唤人们吃饭的钢轨却还沉默着，没有因为谁肚子饥得抗不住而被敲响。刘文青倒掉石渣，抓一把脑门子上的汗狠狠一甩，仰头望一眼火辣辣的太阳，心头一股火气就不由得蹿起。刘文青恨恨地骂一句：“狗日的老公鸡还不叫晌！”被刘文青骂做“老公鸡”的是做饭的刘老汉，而刘老汉此时正吆着拉水的毛驴车在山道上走。山道通向黄河，刘老汉拉的就是黄河水。刘老汉本应早拉水回来，无奈半道上车胎破了，瘪得没有一丝气，刘老汉怕石渣路研烂车胎，就放光了大

油桶里的水，扳转驴头又下山去，补好车胎，又灌上水，就急急向山上赶，这一折腾，一顿饭咋着紧赶都是误了钟点。

“驾——”刘老汉高高地举起鞭杆，可是这驴是和刘老汉熟惯了的，并不怕吓唬，仍是不紧不慢地走。刘老汉心里急，驴却不急，刘老汉也就不客气，一鞭杆抽在驴屁股上，驴负痛，这才撒欢了四蹄走。刘老汉已经走出一身汗来，也顾不得擦，仍紧着催驴，催一声，驴紧走几步，不催了，驴就耷拉下两耳，作耍一般地偷觑刘老汉一眼，又懒洋洋起来。刘老汉急得腔壳儿里着火，这驴偏就要捉弄人，惹得刘老汉性起，就把一腔壳儿的急火倾于鞭杆上，“嘭”的一声夯下去，鞭杆折了，驴也撒蹄狂颠起来。刘老汉并没有把鞭杆夯在驴身上，他还是爱惜这畜牲，就把鞭杆砸在水桶上。驴车爬上一道漫坡，能看见土屋了，刘老汉就打了驴一掌，自己抄近道向土屋奔去，慌颠颠给挖巷的汉子们做午饭去了。

刘文青背一趟石渣出巷，饿得心慌，就打定不再下巷去的主意，把垫在肩上的破棉袄一扔，抱起膀子漠然地望着从巷里背渣出来的潘世杰。潘世杰沉重地挪着脚步，喘气声如拉风箱一般。在这十个汉子中，潘世杰年龄最大，毕竟是五十岁的人了，和年轻人在一起干这种重体力活，力不从心显而易见。可是，当乡上把一顶矿长的纱帽扣在他头上时，他很是激动过一阵。他激动的是活过一把年纪了，领导还竟然把这么大的一摊子事交给他管，他还激动的是河沿堡人掏过那么多的山窟窿，却没有哪一个能跟他要掏的这个比。他心里暗暗攒着劲，这个煤巷，哪怕挣得吐黑血，也要在他手里漂漂亮亮掘成，不但掘成，往后在他手里，还真要捣鼓成像样的煤矿哩。潘世杰倒掉背篋里的石渣，喘着，望一眼抱住膀子站着的



刘文青。刘文青走近潘世杰，一脸赖笑说：“矿长，给个烟吃。”潘世杰胸中的一口气怎么也调不匀，闭上眼深吸一口，这才舒开眉头，从裤腰上扯下一只油污的被汗水浸湿过的烟袋扔在地上。刘文青对潘世杰的这一举动有些不满，就翻了潘世杰一眼说：“小气鬼样，吃你根烟好像剜你心上的肉哩！”潘世杰叹口气说：“我给你婊子儿的管烟管到几时哩？”刘文青听了这话扑哧笑了，蹲下身，提溜起烟袋说：“不就是个烂烟渣子嘛！说的那么好听，怎么不把你的纸烟拿出来吃根？”潘世杰斜刘文青一眼说：“我还有个×哩，一条子烟三天就让你打了平伙，以后，这烟渣子我怕都供不起了！”刘文青倒一撮儿烟末子在手心里揉着，说：“谁让你咱的矿长哩，你要不是个矿长，我还懒得张口呢。”潘世杰笑了，说：“矿长就该把你吃的烟管上？”刘文青脖子一拧，理直气壮地说：“那咋着！把你的卷烟纸拿来呀！”潘世杰嘴角含一抹儿笑说：“坡底下有擦尻子的纸呢，你不会拾来卷上吃！”刘文青不耐烦地说：“人肚子饿得贴住后脊梁了，你还有心思说笑！”刘文青这一说，潘世杰也觉得肚子里咕噜噜一响，那鼓住的一口气就突然地泄了，塌了，心也甩得厉害了。潘世杰掏出一沓卷烟纸来，蹲下身，就和刘文青卷烟抽。两人抽着烟，巷里的人背着渣陆续出来，卸去背篋，就凑成一个圈儿，圈儿越续越大，潘世杰扫了一眼问：“来福咋还没上来？”常三说：“和玉宝在后头呢。”刚说罢，玉宝在前来福在后，两人吭吭哧哧背渣出来。一只大背篋扣在来福的脊梁上，人不是走，而是挪，挪着，来福脸上胸膛上的汗点子就朝脚前砸。潘世杰望着来福，脸上动了颜色，厉声说：“来福哇，你就不会背轻些？一条巷是你几背篋就能背成的？！”来福顾不上

应声，呼哧呼哧喘着，把背篋驮到坡跟前倒掉煤，才有了咧嘴笑笑的工夫。一圈儿汉子望着来福，望得这个实诚憨厚的汉子不好意思，就咧嘴笑着，近乎蹒跚地凑进人圈。潘世杰早已卷好一根烟，递给来福说：“给，吃根烟，喘口气。”来福接过烟，一旁早有人递来火，可是来福顾不上抽烟，仍一口接一口喘气。刘文青抽完一根烟，又卷上一根说：“真是怪尿事，肚子越饿越想吃烟。”潘世杰说：“饿了你就往饱里吃，不然又说我不小气，剜心上的肉哩。”刘文青说：“不吃我还给你省着！”说话间，土屋檐下的那截钢轨响了，刘文青“噌”地站起来，咋呼道：“走啊，吃饭喽！”几个汉子随刘文青风一般向土屋卷去。

刘老汉将一盆素菜端到大屋，饭是各人盛各人的，尽饱里吃。汉子们在伙房里盛上饭，依次把碗递给刘老汉，刘老汉就把锅里的红烧肉每人舀一勺。挖巷活儿苦重，汉子们的体力就靠七天一顿肉撑着。来福最后一个走进伙房，盛上饭，刘老汉就很结实地给来福舀一勺红烧肉。刘老汉木然着神情说：“吃完了，我这份你也吃掉。”来福说：“五叔你吃吧，我哪有那么大的肚子。”刘老汉说：“你啥也别说了，我心里清楚着呢，我老汉嚼白菜、芋头能行，你嚼白菜、芋头试试，背上背篋不打软腿子才怪呢。”来福笑笑，不再说什么，就蹲在伙房门口吃饭。吃着饭，大屋里就有了争吵声，来福说声“我看看去”就过大屋来了。吵嘴的人是潘世杰和刘文青。潘世杰和刘文青已经吃罢了饭，碗还在地上撂着，嘴却又忙了起来。潘世杰有些愠怒地说：“干了不到一个月活儿你又要回家，你回了别人咋办？”刘文青说：“大家轮流回么还能咋办，总不能都老荒到这山上！”潘世杰说：“都回家这巷不挖了？”



刘文青说：“咋不挖？家也回，巷也挖，这叫劳逸结合。”潘世杰沉脸说：“狗屁的结合，再结合下去这巷到几时才能挖成哩！”刘文青嘿嘿笑着在潘世杰的肩上拍拍，说：“矿长，你别生气，你说，咱钻山窟窿钻了二十几天，离一个月就差个边边，该不该回去看看婆姨娃娃？”潘世杰沉脸不语，瞪了刘文青一眼。刘文青赖笑着说：“矿长，你在咱这年纪的时候，怕也是嗷嗷叫的汉子，你说婆姨在你眼皮子底下你想不想？”潘世杰骂：“我想你妈的脚后跟！都像你这么没出息，干脆吊死在女人的裤带上算了！”刘文青也不恼，仍是一脸赖笑，说：“矿长，你这话就没水平了，你不想，总不能让咱也不想吧？咱在这里钻山窟窿，心里要是没个想头，你说，咱苦巴巴的还活个啥劲呀？咱呀，山窟窿钻寡味了，就是想钻钻……”

“轰”的一声，屋里的汉子被刘文青一句话惹笑了，但潘世杰却没有笑，脸黑得愈加浓重，眉宇间聚起一堆火气，说：“你婊子儿的这张嘴……”刘文青依然笑着说：“矿长你别这么严肃，你一严肃我腿都发软哩，要是把我吓出啥毛病，你还得出医药费哩！”潘世杰按捺不住火气了，愤愤说：“吓出毛病我给你碗尿喝！”刘文青说：“哟，矿长今儿是咋啦，怎么就跟吃了生葱灌了炸药一样？不过呢，假我是请了，行也行，不行也就那么个大个事，人不是牲口么！矿长，咱河沿人的那个炭末子歌你总没忘吧，要是忘了，咱唱给你听听咋样？”潘世杰骂道：“想啥你就啥，你婊子儿的，算是把老子鼓住了，骑到脖子上尿尿哩！”潘世杰这句话无疑是松口的默许，刘文青就嘿嘿笑着说：“我下午回去，明儿上午就来，不耽误干活，真的矿长！”潘世杰鼻子里哼一声走出屋去。潘世杰一走，屋里的汉子就反了，嚷笑声要把屋顶揭了一般。来福也端着饭



底

色

碗笑着，笑着，心里就猫抠一样地念想起婆姨潘英。笑声中，马奇扯开嗓子唱起河沿堡流传下来的炭末子歌，随之，一支男声合唱如山风骤起，带着野性，带着狂放，在汉子们的胸中、喉头奔泻，在山野间飘荡……

哎——站在山上哟朝下望

望得小路变了样

哥哥在山上苦光景

妹妹在山下度时光

妹呀哎——

等到天上月儿圆

热炕上

咱放倒身子睡个天亮……

几个汉子哥呀妹呀吼唱过一气，胸中的郁闷发泄光了，都能回趟家而兴奋地嬉闹成一堆。马奇怪模怪样地倒背了双手绕着刘文青转了一圈，停下，上下瞅了刘文青一遍，又拍拍刘文青的肩膀才说：“文青，看不出来你还挺能耐的，算个人物！”刘文青在潘世杰跟前得了势，越发牛皮哄哄起来，脖子一扬说：“那咋着，不是咱在头里，你还想回家搂婆姨，在山上老母猪都搂不上哩！”马奇笑着骂：“说你胖你就喘，还真觉不着了！肚子里没二两板油充啥胖子，就你那点脓水，小心在婆姨的地里种糜子出谷子，把怪日下！”刘文青嘿嘿笑道：“不是吹呢，咱婆姨那地是种啥长啥，没含糊！”来福斜倚在门口递过一句：“别吹扯了没地方缝嘴，你给你婆姨种个棒槌，我就不信她能长个棒槌出来。”汉子们轰然大笑。刘文青也寡笑着，说：“来福哥，你这是要替大舅子哥出气吗？要出气你明说，捶我一顿都行。”来福说：“我哪有你那么多的弯弯



绕,我是听你吹得太玄了,才说了一句。”刘文青说:“来福哥我最怯你,算了不说了。”刘文青嘴一闲,屋里的笑话才打住。伶牙俐齿的刘文青一张嘴谁人都不怯,单就怯了言语不多的来福。在山上十个人中,排了号的是:潘世杰的尻子(脸)刘文青的嘴,来福的牛腰刘老汉的腿,马奇的算盘常三的锤,四猪头的呼噜响如雷。

笑声一冷下来,背了一上午渣的汉子们就感到乏困了,都一个个把身子摊在炕上,拔长了腿子打个盹儿。来福也把空饭碗扔在桌子上,正要上炕,刘老汉进屋来收碗。刘老汉说:“来福,你不吃饭了?”来福说:“五叔,我吃饱了。”刘老汉说:“那就留着你晚上吃。”来福说:“五叔你别留了,难得吃回肉,你自己吃了吧。”刘老汉说:“我给你留着。”来福说:“五叔……”刘老汉不再说什么,收起碗出去了。来福望着刘老汉,心里就有一股又热又酸的滋味。炕上的汉子们刚迷糊了一会儿,潘世杰走了进来,大着声叫道:“上工了,都起来上工!”马奇醒来嘟哝道:“才几点,就叫人上工!”潘世杰说:“你睁开眼看是几点?”马奇睁眼看那只闹钟,正好是两点,打个哈欠坐起来,蹿了跟前睡着的刘文青一脚,说:“都是这贼尻,搅了人中午的瞌睡。”潘世杰喊得紧,睡着的人就只好起来呆坐。刘文青起来伸腰撒胯打哈欠,又小声嘟囔了一句:“周扒皮的鸡又叫了……”潘世杰没有听见,仍紧着催众人。

西山衔住一轮夕阳，将黄河水染得泼了血一样浓的时候，刘文青正泡在河湾里洗澡，远远的，他看到那条大船在河里摆渡，等车辆和人都走尽了，一人一牛从船上下来。刘文青看了一会儿，又把身子隐进水里……从山上回来的这一个澡他必须得洗，这已经成了规矩，不然婆姨是不会让他上炕的。刘文青并没有在意拉牛的人，这样的事每天在渡口都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拉牛的人是辛天成。辛天成拉着头牛走下船，向河沿堡走来，可是走出一截路，一拐，却就上了河堤，悠悠的，这瞅瞅，那看看，牛呢，也就叼空啃一口青草。沿河堤进堡子，只一个河湾就能绕出二里路。离家四年，脚步踏上故土，辛天成却是没有鸟儿归巢那般急切的心情，而是离家越近，心里越发慌得不行，慌什么呢，他也说不清。

河湾静寂寂的，辛天成心里却不静，如河水一般，泛着波浪，旋着涡儿，又突然在一块巨石上撞起无数浪花。他心里怎么能平静呢，眼前只要浮现出父亲停在地上的情景，那股心酸就怎么也抑制不住。他的眼窝潮上来了，嘴里喃喃地说：“爹，儿回来了，爹……”这样嘴对心心对嘴说着，蓦然间手里牵着的牛一惊挣脱了缰绳，两眼眈眈地望着河湾水中。河



湾里一个赤裸的男人惊乍地跃出水面，即刻又双手捂在裆间隐入水中，只把一颗头葫芦一样漂在水上。辛天成也结结实实惊了一跳，那些心酸事倏然化作一个激灵无影无踪了。辛天成瞪大了眼睛望着水里的男人发愣，泡在水里的人是刘文青。辛天成制不住激动，叫道：“文青，是你！”刘文青跃出水面，拍打着河水扑上岸来。刘文青赤裸裸一丝不挂，没有丝毫的羞臊，咧嘴嘿嘿笑着站在辛天成面前，从头到脚认真地打量着辛天成。刘文青笑着说：“天成，你总算回来了！”辛天成也笑着说：“走到天边，家还是个家，不回来我能到哪里去呢。”辛天成望着赤裸的刘文青笑，刘文青这才意识到自己精着身子，就说：“看我……”便跑下河堤去穿衣服。辛天成问：“咋有闲心耍水来了？”刘文青说：“刚从山上下来，不洗干净了婆姨骂哩。”辛天成说：“怪不得。你跑到山上干啥去了？”刘文青在精身子上套条裤衩，别的衣服团一团儿抱上河堤，这才说：“还能干啥，河沿人除了钻山窟窿还能干啥！”辛天成不再问山上的事，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刘文青说：“四年了你跑到哪里浪去了，连个音信都没有，让人不知道你的死活。”辛天成说：“我能跑到哪里去浪，还不是和你一样钻山窟窿。”刘文青神色黯然下来，说：“咱河沿人咋就非得拱这个黑窟窿！……”辛天成说：“挣死总比穷死强，管它是啥窟窿，只要能挣上钱，咱就去钻。一分钱难倒个英雄汉，我算是尝够了穷的滋味！”刘文青说：“要不是穷，你能一拍屁股就走了？咱这里没别的，就是个穷！”辛天成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刘文青问：“发了吧？”辛天成说：“发个屁，能脱掉穷气就不错了。”刘文青说：“没发还拉头牛回来！”辛天成说：“牛是给来福哥还的，我就是身上不剩一分钱，也

要给来福哥还头牛。”刘文青慨叹说：“咱河沿人穷，可是情义不短啊……”辛天成说：“是啊，就冲情义二字，我一辈子都还不清！”说完这话，他神色凝重地望着堡子。只穿条裤衩的刘文青有些冷，辛天成就说：“你把衣服穿上呀。”刘文青一面拍一面团脏衣服，说：“这衣服一挨身，澡就白洗了。”辛天成脱下外衣要刘文青穿，刘文青却说：“天成，你要是不急着回家，就帮我搓搓脊背。一个月没洗澡了，这脊梁上的垢甲能朝下刮哩！”辛天成说：“回家让云霞给你搓，舒服死你了，还用得着我？”刘文青嘿嘿一笑说：“你没挨过女人不知道，让云霞搓，她见着咱这副脏样早恶心了，晚上的节目也就没情况了，那我不就白回来一趟？”辛天成说：“你是三句话就要扯到女人身上，不然没说头。”刘文青说：“本来么，人就看管着两个头，大头子和二头子，哪头子伺候不好都不行。”辛天成在刘文青的身上轻轻捣了一拳说：“你呀……”就将牛拴在河堤的一棵树上，随刘文青走下河堤。刘文青跳到水里蹲下，把脊背转给辛天成，没有毛巾之类的东西，辛天成就说：“拿啥给你搓呀？”刘文青说：“啥都行，只要能去掉垢甲就行，你捡块石头刮都行！”辛天成说：“又不是蹭猪毛哩，就用你的裤衩吧。”刘文青说：“行，你就快点搓。”辛天成给刘文青搓着脊背，就感到刘文青后膀上有一块硬硬的趺，他知道，这是长时间背背篋磨下的。搓完了脊背，刘文青却没有了能穿的衣服，就只好将一条湿裤衩拧干穿上。天有些凉，辛天成把外衣披在刘文青身上，拉着牛和刘文青沿河堤朝家走去，走着，那颗太阳忽悠一下就跌进山崖，天色也渐渐苍茫了起来。

辛天成的家不在堡子里，就孤孤地窝在堡子旁的枣林